



国际劳工组织

内 容 概 况

2010/11 全球工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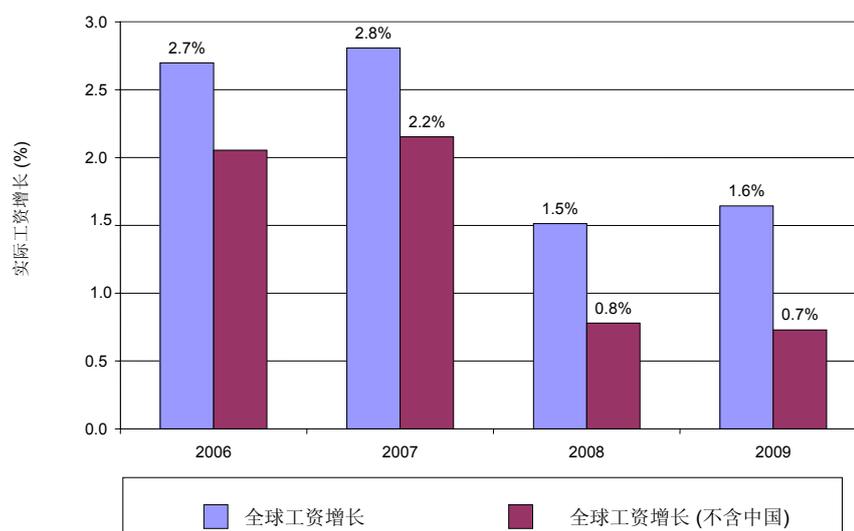
危机时期的工资政策

最近的趋势

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世界各地实际工资的增长放慢很多。《2010/11 年全球工资报告》根据 115 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国家统计，估算出平均实际月工资增幅从危机前 2007 年的 2.8% 降至 2008 年的 1.5% 和 2009 年的 1.6%。若排除中国（其官方统计只包括与国家有关的“城镇单位”），本报告计算的实际工资则从 2007 年的 2.2% 下降至 2008 年的 0.8% 和 2009 年的 0.7%。虽然工资增长率几乎在所有国家均已放慢，但是，工资增长为负数的国家和地区在 2008 年的抽样中占四分之一以上，而在 2009 年的抽样中占五分之一。

图 1 2006—09 年全球工资增长

（年同比变化，按实际价格计算，以百分比为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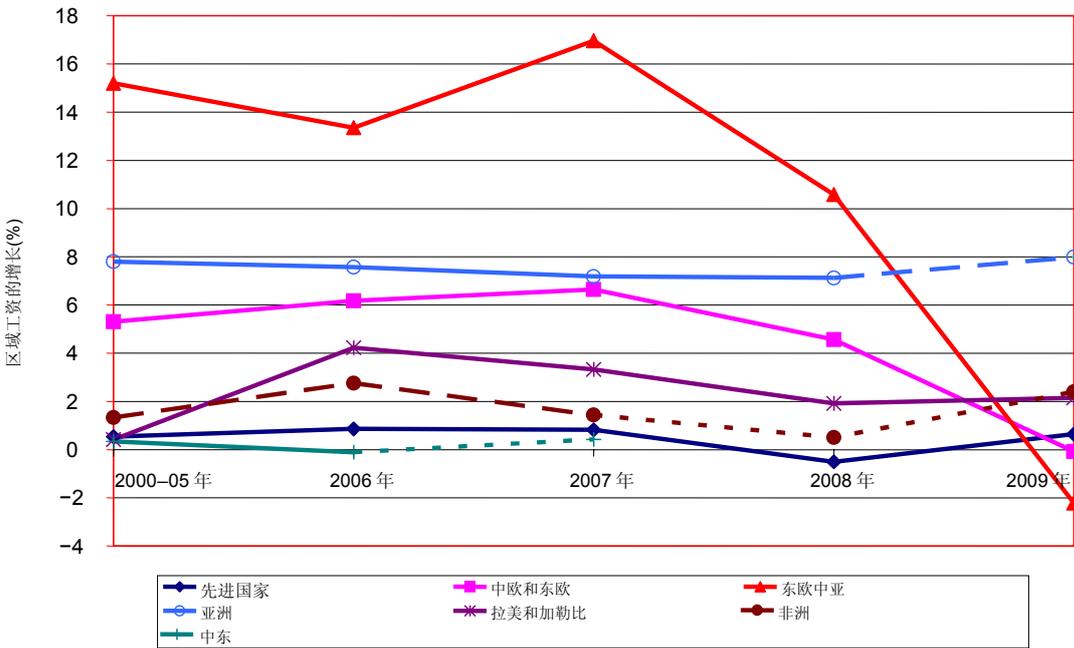


注：全球工资增长的计算方法是对实际月平均工资的年同比实际或估算增长进行加权平均，包括 115 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世界所有雇员的 94%。覆盖范围和方法见《2010/11 年全球工资报告》技术附件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工资增长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别（见图 2）。本报告估算，在发达国家，危机前一直以每年约 0.8%速度增长的实际工资，在危机爆发时的 2008 年下降了 -0.5%，继而在 2009 年增长 0.6%。在东欧和中亚，实际工资增长从 2007 年(那时的工资自从转轨初期崩溃后依然还处在恢复中)的平均约 17.0%下降至 2008 年的 10.6%和 2009 年的-2.2%。¹在中欧和东欧，实际工资从 2007 年的 6.6%下降至 2008 年的 4.6% 和 2009 年的-0.1%。在亚洲，实际工资增长在 2006-09 年期间超过 7%，2007 年为 7.2%，2008 年为 7.1%，2009 年为 8.0%。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实际工资增长据估算从 2007 年的 3.3%减至 2008 年的 1.9%和 2009 年的 2.2%。至于非洲，我们的初步估算显示，月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在 2007 年为 1.4%，2008 年下降至 0.5%，2009 年反弹至 2.4%。在中东，由于迄今为止报告其工资数据的国家为数太少，对 2008 和 2009 年的工资增长即使作初步的估算也为时尚早。然而，可获得的先前年份的数据表明，中东的工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移民工人）工资即使在危机前也未快速增加。

图 2 2000-09 年区域工资增长（按年均百分比计算）



—— 初步估算 (基于约 75%的覆盖面)。
 - - - - 暂定估算 (基于约 40-60%的覆盖面)。

¹正如《2008/09 年全球工资报告》所强调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各国工资在危机前的快速增长，实属 90 年代初经济转轨早期经历崩溃后复苏进程的固有组成部分。此外，危机前独联体国家的就业增长相对疲弱，因此，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主要是由生产率的提升所驱动，进而带动工资增长。

危机前的危机与工资政策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本次危机对平均工资产生的短期影响，应该放在危机前工资在 GDP 中的份额长期下降和工资的持久节制这一背景下来认识。表 1 的数据以更广的视野展现 2000 年以来十年的工资演变情况（以 1999 年为基准年）。该表显示全球平均工资在该时期几乎上升四分之一。上升的动力源自 1999 年以来工资几乎翻番的发展中区域，如亚洲，和工资几乎增加两倍（这部分反映 90 年代工资下滑的程度）的东欧和中亚国家。与此相比，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在整个十年只增加 5%，反映出这是一个工资节制的时期。

表 1 1999 年以来各地区累计工资增长（1999 年=100）

	1999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先进国家	100	104.2	105.0	104.5	105.2
中欧和东欧	100	144.8	154.4	161.4	161.3
东欧和中亚	100	264.1	308.9	341.6	334.1
亚洲	100	168.8	180.9	193.8	209.3*
拉美和加勒比	100	106.7	110.3	112.4	114.8
非洲	100	111.2*	112.8*	113.4**	116.1**
中东	100	101.9*	102.4*
世界	100	115.6	118.9	120.7	122.6

* 初步估算 (基于约75%的覆盖面)。

** 暂定估算 (基于约40-60%的覆盖面)。

... 无估算。

注：覆盖范围和方法见《2010/11 年全球工资报告》技术附件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本报告还显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三分之二以上有数据的国家中，低工资—定义为低于工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人群的比例已经上升。这包括阿根廷、中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爱尔兰、大韩民国、波兰和西班牙等国。在这些国家以及低工资比例很高或日益增加的其它国家，存在着大批人会被抛在后面的风险。进入报酬更好岗位的机率很低，而深陷低报酬岗位的风险却很高。这进而会增加社会紧张，特别是如果某些群体认为自己在危机期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却未能均衡分享到先前扩张期—以及可能未来的复苏—的好处。我们的报告还指出，持续存在的低报酬和工资差距含有强烈的歧视成分。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低报酬工人通常是青年，不成比例地多为女性，并更有可能是弱势少数民族、种族或移民群体成员。这些特征集中在低报酬工人身上，导致其工作价值被低估。

另一正在出现的担心是危机前的工资停滞实际上可能促成了危机，同时削弱了经济迅速复苏的能力。虽然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引发牵涉到许多其它因素，但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次危机的结构性根源在于危机前总需求的下降。将工资转化为利润、从中等工资收入者转向高工资收入者的再分配，使收入从具有高消费倾向的个人转移至储蓄更多的人，进而减少了总需求。在危机前，有的国家能够通过增加负债来维持家庭消费，而有的国家则主要使经济基于出口来维持。然而这种模式证明难以为继。未来，各国可能会认为，更为强劲的家庭消费，那种由挣得的收入而不是由增加债务所支撑的家庭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会符合自己的利益。

我们的报告提出，工资政策可以为建立一个更为持续的经济社会模式作出积极贡献。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均有助于实现一个更平衡、更公正的复苏，因为这会确保低工资的工人家庭和住户从经济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中获得公平份额的成果。《2008/09年全球工资报告》显示，在集体谈判覆盖 30% 以上雇员的国家，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更为有力，最低工资可以减少工资分配下半部分的不均等。我们目前的报告显示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也有助于减少低工资工人的比例。

然而，工会在向弱势工人努力伸出援手和建立有效最低工资制度方面，依然同时面临相当的挑战。除了改进工资决定机制外，本报告强调需采取政策措施，以减少低工资者陷入贫困的风险。诸如税款抵减等工作中享有的待遇，特别是辅之以有效的工资底线管理，肯定是于事有补的。在那些由于存在大量非正规就业，工作中的待遇不是可行选项的国家，需要考虑向贫困家庭提供更为直接的收入资助（如现金转移）。因此，工资和收入政策应该放在一个范围更广的框架内制定，不同的政策要素在该框架中得以审慎和连贯一致的确定。在危机时期和复苏时期，为弱势工人家庭确保“最低收入”，其重要性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版权© 国际劳工组织

本文本并不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正式文件。文中所表述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国际劳工组织的看法。本出版物中的名称绝不意味着国际劳工局对任何国家、地区、领土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修改意见。文本中提及的企业、商品名称和商品制造方法并不意味着为国际劳工局所认可。同样，未提及某个企业、商品或制造方法也不意味着国际劳工局不认可。

本文件需标明出处便可自行印制。

交流和出版司
国际劳工组织

4 route des Morillons, 1211 Geneva 22, Switzerland

如需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ilo.org

